

四庫全書

集部

唐音癸籖卷七

明 胡震亨 撰

評彙三

韋蘇州應物五言詩高雅閑淡自成一家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白樂天

蘇州詩無一字造作直是自在氣象近道其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者以無聲色臭味也 朱晦庵

韋應物居官自愧閔閔有卹人之心其詩如深山採藥飲泉坐石日晏忘歸孟浩然如訪梅問柳徧入幽寺二人意趣相似然入處不同韋詩潤者如石孟詩如雪雖淡無彩色不免有輕盈之意劉須溪餘評互見柳子厚下

顧況逸歌長句往往駿發踔厲出意外驚人語為快皇甫湜

秦隱君系詩氣過其文遂之華秀然亦可謂跨俗之致徐獻忠

劉長卿最得騷人之興專主情景吟譜

長卿自稱五言長城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錬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落句尤甚思鈍才窄也其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可謂傷而不怨足以發揮風雅高仲武

長卿詩細淡而不顯煥當緩緩味之不可造次一觀而已方回

錢員外起體格新奇理致清贍芟削浮游迴立莫羣如鳥道挂疎雨人家殘夕陽又牛羊上山小煙火隔林疎

又長樂鍾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皆特出意表標雅古今又窮達戀明主畊桑亦近郊則禮義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長名流為後楷式（高仲武下同）

郎員外（士元）與錢起齊名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如荒城背流水遠雁入寒雲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向秋月可以齊衡古人掩映時輩

士元諸詩殊洗鍊有味雖自濃景別有淡意　劉辰翁

李袁州嘉祐中興高流與錢郎別為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靡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如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文章之冠冕也

劉結體不如錢厚寫韻自婉錢選言似遜劉客樹骨故超郎藻變非富具有錢之道上李筆勢欲酣終之劉之沉深當時四子齊名吾謂庠李令粵佗自帝存郎附蕞蜀三都可乎　遯叟下同

二包藝苑連枝何七字餘有片藻佶五排槩多完什

皇甫補闕冉巧於文字發調新奇遠出情外巫山詩終篇奇麗獨獲驪珠侍御曾體製清潔華不勝文高仲武

大歷十才子並工五言詩盧郎中綸辭情捷麗所作尤工舊史

盧詩開朗不作舉止陡發驚彩煥爾觸目篇章亦富埒錢劉以古體未遒屈居二氏亞等遯叟下同

李司馬端任胸多踈七字俊語亮節開口欲佳故當以

捉成表長

韓員外翃詩匠意近於史興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如星河秋一鴈砧杵夜千家又客衣筒布潤山舍荔枝繁又踈簾看雪捲深戶映花關方之前代芙蓉出水未足為多高仲武

君平高華之句幾奪右丞之席無柰其使事堆垛堪憎見珍朝士以此見侮後進亦以此遯叟下同

司空虞部曙婉雅閒淡語近性情抗衡長文不足平視

茂政兄弟有餘

耿拾遺緯　詩舉體欲真家貧僮僕慢官罷友朋疎淺言偏深世情上第五相公八韻宛致可憫時訝其不當作何也

崔拾遺峒　文彩炳然意思大雅如清磬度山翠閑雲來竹房又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斯亦披沙鍊金往往見寶高仲武

李君虞益　生長西凉負才尚氣流落戎旃坎壈世故所

作從軍詩悲壯宛轉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之令人悽斷　遯叟

張繼詩體清迥有道者風如女停襄邑杼農廢汶陽畊可謂事理雙切又火燎原猶熱風撓海未平兆興深矣

高仲武

世謂五言道喪齊梁以建安不用事齊梁用事也此可言體變不可言道喪大歷中詞人劉長卿李嘉祐兩皇甫等竊占青山白雲春風芳草以為已有吾知詩道初

喪正在於此末年諸公改轍蓋知前非也皎然
詳大歷諸家風尚大抵厭薄開天舊藻矯入省淨一塗
自劉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時數賢竅籟即殊于喁
非遠命旨貴沈宛有含寫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歃羣
醲覆杯是其調之同而工於浣濯自艱於振舉風幹衰
邊幅狹咼諧五言擅場餞送外此無他大篇偉什歸望
集中則其所短爾邀叟
鄭常省靜婉靡雖未洪深如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

翩翩然有士氣 高仲武

嚴維詩時出俊語如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皆可誦傷馬長篇綜組尤密 劉貢父摘柳字尚屬牽補評尤精 徐獻忠下同

于鵠習隱多高人之意故其詩能有景象山中訪道諸大篇泠泠獨遠不疑世外人作

朱灣詩體幽遠興致涵深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高仲武下同

戴叔倫骨氣稍輕故詩亦少然廨宇經山火公田没海潮亦指事造形之工者

章八元學詩於嚴維如雪晴山脊見沙淺浪痕交得山水狀貌

武相元衡宦達後工詩雖致理未縣時復露鮮華之度遯叟

權文公德輿詩有絶似盛唐者或有似韋蘇州處劉隨州處者嚴滄浪

貞元後近體既繁古聲漸沓權相詩先氣格而後詞藻

然風候既至藻亦自豐其在開元名手亦堂奥之間徐獻忠

韓公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皇甫湜

韓吏部歌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掣電抉於天地之垠司空圖

昌黎博大而文其詩横騖别驅嶄絶崛強汪洋大肆而莫能止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風骨頗逮建安但新聲不類益正中之變也高棅

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儲才獨富故犯惡韻鬭奇不加揀擇遂致叢雜難觀得妙筆汰用瓌琮自出第以為類押韻之文者過遯叟王荆公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胡應麟云太白有大家之才而局量稍淺故騰踔飛揚之意勝沉深典厚之風微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乖故紛拏叫噪之途開蘊藉陶鎔之義缺杜陵氏差得之

孟郊詩思苦奇澁有理致本傳郊詩劌目鉥心神施鬼設間見層出韓公誌文東野五言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觀隱居詩話

孟郊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詩道本正大郊自為之艱阻耳又曰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嚴滄浪　按韓公甚重郊詩評者亦盡以為韓不及郊獨蘇長公有詩論郊云未足當韓豪後元遺山詩亦云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臥元龍百尺樓詳二公之指益亦論其大局歟不可不知

大歷以還樂府不作獨張籍王建二家體製相近稍復古意或舊曲新聲或新題古義詞旨通暢悲歡窮泰慨然有古歌謠之遺亦唐世流風之變而不失其正者高棅

張籍祖國風宗漢樂府思難辭易王建似張籍古少今多　陳繹曾

文章窮於用古矯而用俗如史漢後六朝史之入方言俗語是也籍建詩之用俗亦然王荆公題籍集云看是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凡俗言俗事入詩較用古更難知兩家詩體大費鑄合在　遯叟

賈浪仙島產寒苦地立心亦苦如不欲以才力氣勢掩奪情性特於事物理態毫忽體認深者寂入峻者迥出

不但人口數聯於劫灰上冷然獨存尋咀餘篇芊蒽佳

氣瘦隱秀脉其妙一一徐露無可厭斁 方秋崖

浪仙誠有警句觀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

可致才亦為體之不備也 司空圖

李賀辭尚奇詭所得皆驚邁絶去翰墨畦逕 本傳

賀詩祖騷宗謝反萬物而覆取之 吟譜

長吉天才奇曠又深於南北朝樂府古詞得其怨鬱博

豔之趣故能鏤剔異藻成此變聲使幽蘭未萎竟其大

業自鏇詭蕪歸於大雅亦安能定其所詣徐獻忠

李長吉師心故爾作怪多有出人意表者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此君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弇州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宋景文

長吉險怪雖兒語自得然太白亦濫觴一二胡元瑞

賀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谿刻法當得夭王思任

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東坡

李賀鬼仙郊島寒衲盧仝鄉老元瑞　按自張文昌鄧島長吉以至盧仝劉乂

並一時遊韓公門長聲價公首推郊詩與籍遊譏無間島賀亦指誘勸奬若仝與乂第以好奇姑收之爾非真許可若籍輩也宋人取仝詩與長吉同評謂天地間欠此體不得亦失其倫矣

柳宗元詩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家風氣陳氏直齋

子厚詩雄深簡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謝然似入武庫但覺森嚴西溪詩話

柳子厚詩世與韋應物並稱然子厚之工緻乃不若蘇州之蕭散自然劉履

韋左司平淡和雅為元和之冠然欲令之配陶凌謝宋人豈知詩者柳州則刻削雖工去之遠矣近體尤卑凡不稱弇州

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其一以和平渾厚悲愴婉麗為宗其一以高閑曠逸清遠玄妙為宗高閑一宗在古則陶在唐則王孟常儲韋柳諸家但其格本一偏體靡兼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歷考各集靡不然者中惟右丞才高時

能旁及至於本調反劣諸子餘雖深造自得然皆守㟁

長而闕全諸將無才之所趨力故難強耶元瑞

楊巨源在元和間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為深趙璘

劉言史歌詩美麗恢贍世以比之李賀皮襲美

張衆父婉媚綺錯巧用文字時得諷興之要高仲武下同

于侍御𧍞詩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冰

流吟之未終皎然在目

李希仲詩輕靡華勝於實此所謂才力不足務為清逸

然前軍飛鳥落格鬭塵沙昏亦出塞實錄

白居易諷諭詩長於激閒適詩長於遣感傷詩長於切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古詩百言而下長於情集序

樂天善長篇但格製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而易厭東坡子由甞舉大雅緜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脉絡自一者最得為文高致樂天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由不得詩人遺法附離不以鑿枘也此正大蘇不能變風操之意

樂天用語流便使事平妥固其所長少年角靡逞博意在警策痛快晚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輕看最能易人

心手 弇州

元稹少有才名與白居易友善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稱元白兩人所作號為元白體 本傳

白詩祖樂府務欲為風俗之用元與白同志白意古詞俗元詞古意俗 陳繹曾 按樂府古與俗正可無論患在易曉易盡失風人微婉義耳白嘗規元樂府詩意太切理欲稍刪其繁而晦其義亦自知詩病槩然故云

元白詩纖豔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非莊人

雅士多為其破壞杜牧引李戡語按此似指兩家所作豔辭而言

劉禹錫詩以意為主有氣骨吟譜

夢得詩雄渾老蒼尤多感慨之句劉後村

禹錫有詩豪之目其詩氣該今古詞總華實運用似無甚過人却都愜人意語語可歌真才情之最豪者司空圖嘗言禹錫及楊巨源詩各有勝會兩人格律精切欲同然劉得之易楊却得之難入處迥異爾遯叟

竇氏五昆皆能詩友封羣尤長絶句為元白所稱集序

羊士諤風格不落甲調然例之能品亦蕭然微爾徐獻忠

李涉為人傾斜無大異井欄君子諸絕間有可觀古風概多疎莽嚴滄浪深取之不知何解邈叟下同

李公垂紳追昔遊詩大是宦夢難醒然其攬筆寫興曲備一生窮泰之感亦令披卷者代為憮然

陸暢貴主催粧句捷成得譽觀他絕兼亦輿豪

李存博約貴公子亦豪亦恬雖篇什無多疎野可賞

費徵君冠卿高隱九華有長律為茲山寫狀碎金堪摘餘

可無譏

施肩吾學道西山自詫羣真之一而章句尚豔碩之韻致未稔何以御風

沈亞之意尚新奇風骨未就以當時有學其體者故論之

殷堯藩詩有葩豔微嫌肉豐鸛鵲樓一律獨茂碩而婉不愧初盛遺則

姚秘監合詩洗濯既淨挺拔欲高得趣於浪仙之僻而

運以爽亮取材於籍建之淺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時數子巧撮其長者但體似尖小味亦微醨故品局中駟爾

張承吉祜五言律詩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他處當時以樂府得名未是定論

周賀沉鬱有骨力寫像痛切音旨融變 徐獻忠

李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 顧陶

朱慶餘學詩於張籍具體而微旅鴈捉孤島長天下四維猛句亦水部所少 遯叟下同

章孝標殊有𤣥飾七字尤爽朗雲領浮名去鍾撞大夢醒何其偉也

顧尉非熊生自桑環隱襲茅岫近體俊婉可諷堊削功似多於眞逸翁補竈釜所乏矣

李武寧廓宰相子才藻翩翩少年行字字取新冶遊趣事碎小畢備老人讀之亦狂

唐音癸籤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音癸籤卷八至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周學桂

謄録監生臣周　夔

唐音癸籤卷八

明 胡震亨 撰

評彙四

杜牧詩主才氣俊思活吟譜

杜紫微才高俊邁不羈其詩有氣槩非晚唐人所能及

陳氏書錄

牧之詩含思悲淒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

以時風委靡獨持拗峭雖云矯其流弊然持情亦巧矣徐獻忠

李義山商隱博學强記儷偶繁縟長於律詩尤精詠史之作後人號為西崑體本傳

義山詩用事深僻以其所長成所短然合處信有過人古今詩話

義山詩精索羣材包緼密緻味酌之而愈出楊大年

世人但稱義山巧麗俗學秖見其皮膚耳高情遠意皆

不識也楊用修

温飛卿庭筠與義山齊名詩體麗密槩同筆徑較獨酣捷七言樂府似學長吉第局脈緊慢稍殊彼愁思之言促此淫思之言縱也邈叟下同

段成式詩與温李同號三十六體思麗而貌瘠故厥聲不揚

許郢州渾詩覺煙雲風鳥之思揉弄亦已盡態徐獻忠

世謂許渾詩不如不做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也孫光

憲
渾詩工有餘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餘而韻不足詩豈專在對偶聲病而已方回渾句聯多重用其詩似才得一句便拏捉一句為聯者所以無自然真味又

杜牧許渾同時然各為體牧於律中常寓少抝峭以矯時弊渾詩圓穩律切麗密或過杜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劉後村

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其才則許不如李李不如温温不如杜今

人於唐專論格不論才於近則專論才不論格皆中無定見而任耳之過也元瑞

趙渭南嘏才筆欲橫故五字即窘而七字能拓醲濃揭響滿為穩於牧之厚於用晦若加以清英砭其肥癡取冠晚調不難矣為惜倚樓隻句摘賞掩其平生𨔶叟下同

李文山羣玉有才健之目而筆才實拙通卷難覓全瑜

雍簡州陶矜負好句為客所窺此公工於造聯柰孱於送結落晚調不振

喻鳧五言閒遠朗秀選句功深自稱無羅綺鉛粉殆亦實語

方干詩錬句字字無失固應有高堅峻拔之目但嫌其微帶經籍氣村貌稜稜爾

姚居雲鵠吟筆見甄李贊皇如入河殘日鵰西盡又雪壇當醮月孤明清拔不可多得

劉威弱調多悲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尤入情

馬虞臣戴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風致自絶然未如

空流注大荒為氣象七言東谷笑言西谷應下方雲雨上方晴雖得法於右丞各自擅勝但骨力概孱不堪通檢爾

項子遷斯與朱可久並見賞張水部清調頗同而朱猶含重項即駛輕中晚分派以此

劉得仁詩思深合處儘可味奈筆笨難掉何天子甥為一名終日哀吟何自苦

韓成邽琮詠物七字着色巧襯是當行手有同姓喜者

與同調皆可誦

崔侍御珏與李義山善岳麓長歌鴛鴦近體分有義山餘豔豈亦三十六體之一耶

李楚望郢調亦溜亮不甚弱錢塘西齋一篇置之盧綸李端集中難别涇渭

劉滄詩長於懷古悲而不壯語帶秋意衰世之音也歟

凡七言律作拗峭語者皆有所不足也杜牧之非拗峭不足振其骨劉蘊靈非拗峭不足宕其致材愈降愈借

以蓋其短豈惟二子即少陵之拗體亦盛唐之變風大家之降格而非其正也

李建州頻詩鬆活似姚監其不全似者意思少更率於選琢也然亦可謂才倩矣

于鄴詩小小有致擬項斯馬戴未足方儲嗣宗司馬札有餘

晚季以五言古詩鳴者曹鄴劉駕聶夷中于濆邵謁蘇拯數家其源似並出孟東野洗剥到極淨極真不覺成

此一體初看殊難入細玩亦各有意在就中鄴才穎較勝夷中語尤關教化駕濆謁三子亦多有愜心句堪擊節惟拯平平為似學究耳李于鱗云唐無古詩而有其古詩為初盛言則過以施此數子恰可

薛許昌能求李名手其詩借異色為景寄別興寫情盡廢前規另闢我境而排奡之筆浩蕩之襟復足沛赴之不病彫弱晚調自浪仙一變僻異聲色猶存此則洗剥過淨隣乎孤子再進則離斯空界便入魔天措手又難

矣山谷嘗言少時曽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山谷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

薛陶臣逢殊有寫才不虛俊拔之目長歌似學白氏雖以此得名未如七律多警

張喬咸通騎驢之客吟價頗高如聽琴之幽淡送許棠之警聳亦集中翹英

許文化棠致語楚楚洞庭一律時人多取以題扇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視老杜乾坤日夜浮愈切愈小

李昌符存藻不多四座列吾友滿園花照夜善寫賞席樂興語不在飾樹盡禽棲草冰堅路在河雖末日塞垣者亦領之

曹堯賓唐詩能用多句調頗充偉為復類其儀質邪

李山甫求名不遂滿腔怨毒語不忌俚如麻衣盡舉一雙手桂樹只生三十枝既知成事概難何必佐奮雞泊憯刃

羅鄴名場無成無一題不以寄怨買栽池館恐無地看

到子孫能幾家人以為壮丹警句也那知從忮求本懐中發出來

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人謂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雖覺支離

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弇州

秦韜玉調似李山甫咏手押舁字詩尤矯癡可喜遯叟下同

周朴從苦思中得猛句陡目欲驚其不合者亦多可憎是胃休一流詩

皮襲美日休未第前詩尚朴澁無采第後遊松陵如太湖諸篇才筆開橫富有奇豔句矣律體刻畫堆垜諷之無音病在下筆時先詞後情無風骨為之幹也

陸魯望龜蒙江湖自放詩興宜饒而墨彩反復黯鈍者當緣多學為累苦欲以賦料入詩耳陶潛詩胸中若不著一字者引景識字多吮毫彌拙矣叅三隱君得失可證林下吟功

鄭都官谷詩非不尖鮮無奈骨體太孱以其近人宋初

家户習之

谷有詩無僧字格還甲之句故其詩入僧字者甚多昔人嘗以為譏然大歷已後諸公借阿師作吟料久矣

吳子華（融）詩亦太鬆淺與鄭都官同一衰體未易置優劣

唐彥謙詩律學溫李下疾不成雙點淚斷多難到九迴腸何減春蠶蠟燭情藻耶又盆稻篇亦咏物之俊者

唐山人（球）一生苦吟詩思遊歷不出二百里（孫光憲）

李洞辦香浪仙執而不弘捧心過甚空圓蕭散之氣不復少有豈非不善學下惠者耶方秋崖

才江雖學賈島要為自具生面所恨刻求新異艱僻良苦耳終南一篇句與韻鬬險中葉來長律僅覯恐閬翁亦未辦也遯叟

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為工時出意外句聳人觀寄邊衣長歌亦綿宛中情不嫌格下

王貞白御溝一律吟家喜談其事亦繇微含比興故佳

詠葦排句輕趣可追姚監餘概少快心
司空表聖自評其集撐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誇負不淺此公氣體不類衰末但篇法未甚諳每每意不貫浹如鑪金欠火未融

拔公云表聖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棊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吾嘗游五老峯入白鶴院松陰滿庭不見一人惟聞棊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

韓致堯

偓

冶遊情篇豔奪温李自是少年時筆翰林及南竄後頓趨淺率矣
表聖綸閣舊臣詭隱瞻烏之日致堯閩南逋客完節改

玉之秋讀其詩當知其意中别有一事在此等吟人未論工拙要為無負昭陵

曹秘書松致語似項斯壯言間似李洞五字如白浪吹亡國秋霜洗太虚盤蹙陵陽壯孤標建業瞻七字如吸迴日月過千頃鋪盡星河剩一重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蕩月回點綴末運賴此名場一叟

五代十國詩家最著者多有唐遺士韋正已莊體近雅正惜出之太易義乏閎深杜彦之荀鶴俚淺以衰調寫衰

代事情亦自真切黄文江 滔 力孱韻清娓娓如與人對語羅昭諫 隱 酣情飽墨出之幾不可了未少佳篇奈為浮渲所掩然論筆材自在偽國諸吟流上餘即不乏片藻付之自鄶

西清詩話云人才高下各有分限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蹶倏然出語自高至羅隱諸人鬻用偏伯之國誇雕逞奇雖欲高而意未嘗不卑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天稟自然不可强力至也

高仲武

釋靈一詩刻意精妙有泉涌階前地雲生户外峯之句

靈徹詩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入作者閫域集序

皎然杼山集清機逸響閒澹自如讀之覺別有異味在咀嚼之表當繇雅慕曲江取則不遠爾集中讀曲江集詩可證○遯叟

下同

無可詩與兄島同調亦時出雄句咄咄火攻

廣宣應制諸篇氣色高華允哉紫衣名衲

尚顏詩不入聲相直以清寂境搆成當時人歎其功妙旨深非誣也

齊己詩清潤平淡亦復高逺冷峭　經都官點化白蓮一集駕出雲臺之上可謂智過其師

貫休詩奇思奇句一似從天墜得無奈發村忽作惡駡令人不堪受

釋子以詩聞世者多出江南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風習漸盛背筴匧笥懷筆牘挾海泝江獨行山林間脩脩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嗜吟憨態幾奪禪誦

嗣後轉暾䊵名競譽供奉集講內殿獻頌壽辰如廣宣
栖白子蘭可止之流棲止京國交結重臣品格斯非詩
教何取諸衲大歷間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綴六義清
英首冠方外文宣之代可公以雅正接緒五代之交巳
公以清贍繼響篇什並多而益善餘則一聨一什非無
可觀槩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樂不能縷隲
云羽流惟吳筠杜光庭詩較多筠嘗與李白遊史遂云
詩亦與白相甲乙殊謬光庭格下尤無足稱

宮媛前有上官昭容後有宋若華姊妹五人昭容儀之孫若華之問裔孫詩固有種耶其他閨秀楊盈川姪女臨鏡曉粧詩齊梁遺則吉中孚妻張氏拜月七言古籍建新調尤彤管之錚錚者

李冶魚玄機薛濤女德正同李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及聽琴一歌並大歷正音薛工絕句無雌聲自壽者相魚最淫蕩詩體亦靡弱其集附見有咸光裒三絫句尤姱麗勝魚惜姓里不著

又按張說論上官昭容云中宗景龍之際閑修文之館搜英獵俊豫遊宫觀行幸河山雅頌之盛與三代同風豈惟聖后之好文抑亦奥主之協讚然則漢代楚聲得自房中女蘿唐年近律成諸綵樓雌秤事儻有同功難忘始者歟

唐音癸籤卷八

唐音癸籤卷九

明 胡震亨 撰

評彚五

柳州之平淮西最章句之合調昌黎之元和聖德亦長篇之偉觀一代四言有此未覺風雅墜緒_{遯叟}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體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系具存炎劉之製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

思而下諸體畢備門户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蹤太白縱横亦鮑近矱少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漢魏融冶六朝洵風雅之大宗藝林之正朔已其他諸家亦概多合作截長絜短上方魏晉不足下視齊梁有餘猥云唐無五言未是定論元瑞下同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

合作無論漢魏遠却齊梁此時古意垂燼而律體驟開

諸子當强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曲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雲卿本子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内

古意尤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大篇句語俊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搆清新所少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閒澹頗自成局

孟詩澹而不幽時雜流麗閒而匪遠頗覺輕揚可取者一味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際露微月幽矣王維清川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矣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排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

唐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時入近體矣

儲光羲閒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語極幽玄讀之使人泠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韋左司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為流麗者得之儀曹清峭有餘閒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大蘇謂勝韋非也

五言至元和後幾絕響矣破瞑別續幽燈吾愛東野傾家快鬭碎寶吾并存昌黎餘子無庸齒已遯叟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别離等篇出鬼入神惝怳莫測石壕吏新婚别哀王孫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籍王建卑淺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典所謂差之釐毫謬於千里元瑞

太白於樂府最深古題無一弗擬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離離而實合曲盡擬古之妙嘗謂讀太白樂府者有三難不先明古題辭義源委不知奪換所自不參按白身世遘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題借題

抒情之本指不讀盡古人書精熟離騷選賦及歷代諸家詩集無繇得其所伐之材與巧鑄靈運之作畧今人第謂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樂府自有如許功力在非草草任筆性懸合者不可不為拈出遯叟下同

擬古樂府至太白幾無憾以為樂府第一手矣誰知又有杜少陵出來嫌模擬古題為贅賸別製新題詠見事以合風人刺美時政之義盡跳出前人圈子另換一番鉗鎚覺在古題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為好手盡

道胡鬚赤又有赤鬚胡兩公之謂矣

籍建長吉之不能追李杜固也但在少陵後仍詠見事諷刺則詩為謗訕時政之具矣此白氏諷諫愈多愈不足珍也所以張文昌只得就世俗俚淺事做題目不敢及其他仲初亦然文昌樂府只傷歌行咏京兆楊憑者是時事建集并無至長吉又總不及時事仍咏古題稍易本題字就新如長歌行改為浩歌公無渡河改為公無出門之類及將古人事創為新題便覺煥然有異如秦王飲酒金銅仙人辭漢歌之類遞相救不得不然英雄各自有見也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栢梁體白苧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如錦玄兔城頭月似蛾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尤未大暢至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自是大備要惟長篇鉅什敘述為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於是高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元瑞下同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豔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化而大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傅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户競開張籍王建之真澹李賀之幽奇變風猶未失古盧仝之拙朴馬異之庸猥劉乂之狂譎旁蹊更傷大雅下至庭筠之流綺繪漸入詩餘貫休

之輩俚鄙幾同俗諺古意於焉盡矣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又加以變化靈異故遂為大家于鱗嘗評太白七古强弩之末出長句為英雄欺人愚謂句之有長短始自三百篇及楚騷漢樂府鐃歌相和等曲白亦用古法有所本也其長句日出入行錯用篇中蜀道難寀用篇首何嘗盡出弩末于鱗意在防濫則可若以論白非衷

歌行太白多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近史

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宫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

可師法中唐繼作頗多第八句為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逾殆似歌行律體矣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

五言律體兆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拗澁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製迭出古體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

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子昂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限等句平淡閒遠王孟二家之祖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迴飛霜遥渡海殘月迴臨邊等句闊逸渾雄少陵家法宛然宋人掇其韋風紫蔓小語以為杜所自出陋哉

二張五言律大槩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藻繪中稍加以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永之

味然氣象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雖職此故耶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超然此其占便宜處英雄欺人要領未易勘也

五言律體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閒遠此其概也然右丞贈送諸什往往闌入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意

惟工部諸作氣象巍峩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户日月近雕梁碧瓦初簷外金莖一氣旁高華秀傑楊盧下風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典重冠裳沈宋退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嘗早起憂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為前片雲天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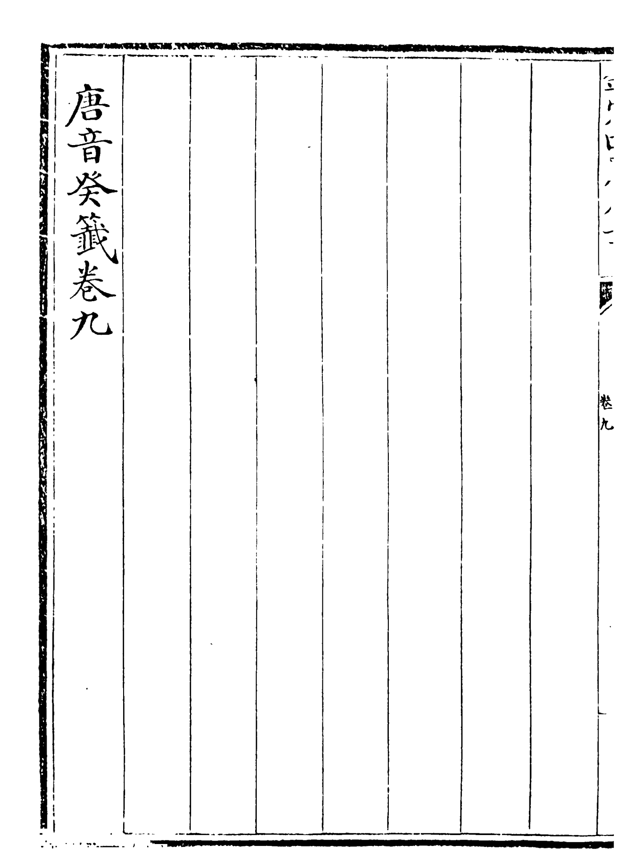
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含闊大於沈深高岑瞠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烟王右丞失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宫李太白遜其豪雄至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則錢劉圓暢之祖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盧仝馬異之渾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孟郊李賀之瑰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島可幽微所從出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籍建淺顯所自來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山隨平野闊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骨刀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鐘多右丞壯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

杜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令人自失

唐五言多對起沈宋王李冠裳鴻整初學法門然未免繩削之拘要其極至無出老杜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滿目

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之類對偶未常不精而縱横變幻盡越陳規濃淡淺深動奪天巧百代而下當無復繼



唐音癸籤卷九

唐音癸籤卷十

明 胡震亨 撰

評彚六

自景龍始剏七律諸學士所製大都鋪揚景物宣詡讌遊以富麗競工亡論體變未極聲病亦多未調開元以還詰匠迭興研揣備至於是後調彌純前美益邑字虛實互用體正拗畢攝七言能事始盡所以遡龍門之派

者必求端沈宋窮滄海之觀者還歸大杜陵遯叟下同

宮闕星河低拂樹殿庭燈燭上薫天必簡之宏槩也然

已有梅花落處疑殘雪柳葉開時任好風之閒婉矣風

射蛟冰千片斷氣衝魚鑰九關開雲卿之穠采也然已

有山出盡如鳴鳳嶺池成不讓飲龍川之激朗矣初年

盡帖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杯廷碩之莊調也然已有

雲山一一看皆美竹樹蕭蕭畫不成之疎野矣至忽排

花上遊天苑却坐雲邊看帝京之寫景空活當軒半落

天河水遶徑全低月樹枝之用事渾融黄鶯未解林間囀紅藥先從殿裏開之屬對圓貼雖椎輪初斲而仍凡已雕縢此先程允資後躅已

盛唐名家稱王孟高岑獨七言律祧孟進李頎應稱王李岑高云

七言律獨取王李而絀老杜者李于鱗也夷王李于岑高而大家老杜者高廷禮也尊老杜而謂王不如李者胡元瑞也謂老杜即不無利鈍終是上國武庫又謂摩

詰堪敵老杜他皆莫及者王弇州也意見互殊幾成諍論雖然吾終以弇州公之言為衷

王以高華勝李以韶令勝李如瓊蕊浥露含質故鮮王如翠嶺冠霞占地特貴王間有失嚴無心内游衍自如李即無落調有意中補湊可摘不獨觔兩微懸正復色香亦别開梵領聯之偏枯寄盧司勲通篇之春事瑢公山池之一起綦毋李回之二結皆李之補湊處也

岑詞勝意句格壯麗而神韻未揚高意勝詞情致纏綿

而筋骨不逮岑之敗句猶不失盛唐高之合調時隱逗

中唐

王風調正似雲卿岑茂采堪追廷碩李存藻不多既同考功高裁體欲變亦類左相以盛配初約畧不遠惟杜子美無一家不備亦無一家可方爾

杜公七律正以其負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廣酬事物之變而無礙為不屑屑色聲香味間取媚人觀耳中間儘有涉於倨誕隣於憤懟入於俚鄙者要皆偶

趣機緒以吐噏精神材料一無揀擇義諦總歸情性令人乍讀覺面貌可疑久咀嘆意味無盡其奪愛王李生異論以此雖有異論竟不淆千古定論亦以此

或問杜公律句何者為人所不能道余曰是詎易悉數哉聊舉一聯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登樓者試擬來看

少陵七律與諸家異者有五篇製多一也一題數首不盡二也好作拗體三也詩料無所不入四也好自標榜

即以詩入詩五也此皆諸家所無其他作法之變更難

盡數不善學者多岐為惑每至失步善學者一體各占

儘足成家

早朝四詩名手彙此一題覺右丞擅場嘉州稱亞獨老

杜為滯鈍無色富貴題出語自關福相於此可占諸人

終身窮達又不當以詩論者胡元瑞云岑作精工整密字字天成景聯絢爛鮮明蚤朝意宛然在目獨頷聯雖絕壯麗而氣勢迫促遂致全篇音韻微乖王起語意偏不若岑之大體結語思窘不若岑之自然景聯甚活終未若岑之駢切獨頷聯高華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後映帶寬舒遂令全首改色稱

最當時但服色太多為病不小而岑之重兩春字及曙光曉鐘之再見不無微纇信七律全璧之難

開元七律自前數公外其可舉數者亦無多如賈曾之春苑矚目崔顥之行經華陰祖詠之望薊門崔曙之九日望仙臺張謂之別韋郎中其最著也餘如太白孟浩然並非其長太白僅得鸚鵡洲及送賀監二結孟僅得春晴除夜登安陽城樓三結耳李鸚鵡洲結實效黄鶴樓王敬美以為崔下使字穩李下使字似添入較勘最為入細吾更愛萬楚五日一結情語不妨險諢似從

沈佺期獨不見結意得來弇州公恠于鱗嚴刻不應收此詩此非詩家外道實六朝正法眼藏也于鱗安得不收王敬美云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着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乎

七言律壓卷迄無定論宋嚴滄浪推崔顥黄鶴樓近代何仲默薛君采推沈佺期盧家少婦王弇州則謂當從老杜風急天高老去悲秋玉露凋傷昆明池水四章中求之今觀崔詩自是歌行短章律體之未成者安得以

太白嘗傚之遂取壓卷沈詩篇題原名獨不見一結翻題取巧六朝樂府變聲非律詩正格也不應借材取冠茲體若杜四律更尤可議風急天高篇無論結語膇重即起處鳥飛迴三字亦勉强屬對無意味老去悲秋篇本一落帽事又生冠字為對無此用事法藍水一聯尤乏生韻類許用晦塞白語僅一結思深耳可因之便浪推耶玉露凋傷篇較前二作似勻稱然觔兩自薄況一繫對兩開一字甚無着落為瑕不小昆明池水前四語

故自絶奈頸聯肥重墜粉紅尤俗況律詩凡一題數篇者前後皆有微度脈絡此秋興八首首咏夔府二三從夔府漸入京華四方槩言長安五六七八又各言長安一景八首只作一首若相次相引者通讀之始知其命篇之意與一切貫穿映帶之法未有于中獨摘其第一首及第六首能悉其妙可詫為壓卷者取及此尤無謂也吾謂好詩自多要在明眼畧定等差不誤所趨足耳轉益多師是汝師何必取宗一篇效痴人作此生活

七言律以才藻論則初唐必首雲卿盛唐當推摩詰中唐莫過文房晚唐無出中山不但七言律也諸體皆然蓋其才特高耳（詩藪下同）

劉長卿獻淮寧節度一篇如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李端韓翃之先鞭也漁陽老將多迴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王建張籍之鼻祖也結語更得王維李頎風調起語亦自大體幾欲上薄盛唐然細按之自是中

錢員外輕寒不入宮中樹佳氣常浮仗外峯當是其最得意句然上句秀而過巧下句寛而不稱弇州

錢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秋圃擷餘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後韓退之筆力最為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賀裴晉公破蔡州回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

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裴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遠而得大體也葉石林

初唐體質濃厚格調整齊時有近拙近板處盛唐氣象渾成神韻軒舉時有太實太繁處中唐淘洗清空寫送瀏亮七言律至是殆於無指摘而體格漸卑氣韻日薄衰態未免畢露詩藪

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至崔顥李白時

出古意一變也高岑王李風格大備又一變也杜陵雄深浩蕩超忽縱横又一變也錢劉稍加流暢降爲中唐又一變也大歷十才子中唐體備又一變也樂天才具泛瀾夢得骨力豪勁在中晚間自爲一格又一變也張籍王建畧去葩藻求取情實漸入晚唐又一變也嗣後温李之競事組織醉能之過爲芟刋杜牧劉滄之時作拗峭韋莊羅隱之務趨條暢皮日休陸龜蒙之塡塞古事鄭都官杜荀鶴之不避俚俗變又難可悉紀律體愈

趙愈下而唐祚亦告訖矣參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流麗雄渾獨步一時

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送李大夫作實自少陵家法杜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慷慨嗣真作是也

沈宋雖並稱沈排律工者不過三數篇宋集中篇篇平正典重贍麗精嚴不獨昆明一什勝沈也初學入門所當熟習右丞韻度過之而典重不如少陵閎大有加而

精嚴畧遜

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大篇獨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内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皆莫及

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畦逕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闔闢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鬛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

無害大家

讀盛唐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眞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漫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軒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陟崑崙泛溟渤千峯羅列萬彙汪洋

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三十韻典麗整齊精工贍逸特為高作嘉州格調整嚴音節宏亮而集中排律甚稀襄陽時得大篇清空雅淡

逸趣翩翩然自是孟一家學之必無精采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歷數遷沈佺期閶闔連雲起巖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韜鈐用老臣李白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此類最為得體

次則過接爲難駱賓王邊城懷京邑篇季月炎初盡邊庭草早枯沈佺期扈從出長安篇是節嚴隂始寒郊散野蓬初唐轉接法不過如是逮老杜法乃益精如述懷入往事云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贈人入自敘云勛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融洽中兼之頓挫又不知費幾許鑪錘矣至結語關鎻全篇尤爲喫緊亦惟杜盡善諸篇不作鄭重語收煞即作灑逸語送之似先揀下好韻留爲押尾者細參自見_{遯叟}

大槩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澹靜故五七言律清空流暢時有可觀至排律亦倣此則躓矣排律自楊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其體製應爾惟老杜大篇時作蒼古然其才力異常學問淵博述情陳事錯綜變化轉自不窮中唐無杜材力學問欲以一二致語撐拄其間庸詎可乎元瑞

唐大歷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競錢劉以降氣味總薄元白中興鋪敘轉凡所見中唐楊巨

源晚唐李商隱李洞陸龜蒙三家楊則短韻不失前矱三家則長什尤饒新藻將無此體限於材即難曙於法亦自易乎惟深於詩者知之 邇叟

七言排律唐人不多見如太白别山僧高適宿田家等作雖聯對精密而律調未純終是古詩體段惟崔融從軍行言從字順音響沖和堪備一體 高棅

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絶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故求風雅之仿佛者莫如絶句唐人之所偏長

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以拘於對偶且汨於典故乏性情爾楊升菴

五言絶句法齊梁然體製自别七言亦有作樂府體者然如宫詞從軍出塞等雖用樂府題自是唐人絶句與六朝不同按唐樂府

唐初五言絶子安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變梁陳音律未諧韻度尚乏惟杜審言渡湘江贈蘇綰二首結皆作對而工緻天然風味可掬至張説巴陵之什王翰出塞

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元瑞

太白五七言絶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葢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李于鱗

七言絶句王江寧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王弇州

太白諸絶句信口而成所謂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少伯深厚有餘優柔不迫怨而不怒麗而不淫余嘗謂古詩樂府後惟太白諸絶近之國風離騷後惟少伯諸絶近之體若相懸調可默會元瑞

五言無名氏打起黄鶯兒不惟語意高妙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絶而中自紆緩無餘法而有餘味弇州

太白五言如静夜思玉階怨等妙絶古今然齊梁體格他作視七言絶句覺神韻小減縁句短逸氣未舒耳右丞輞川諸作却是自出機軸名言兩忘色相俱泯另是一家體裁元瑞

王少伯七絶宫詞閨怨儘多詣極之作若邊詞秦時明

月一絶發端句雖奇而後勁尚屬中駟于鱗遽取壓卷尚須商摧遯叟

峩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二十八字中有峩眉山平羌江清溪三峽渝州使後人為之不勝痕跡矣益見此老鑪錘之妙弇州

自少陵絶句對結詩家率以半律譏之然絶句自有此體特杜非當行耳如岑參凱歌丈夫鵲印摇邊月大將

龍旗掣海雲排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等句皆雄渾高華後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傷若杜審言紅粉樓中應計日燕支山下莫經年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則詞竭意盡雖對猶不對也元瑞 下同

七言絶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如從軍諸篇皆可與太白龍標競爽非中唐所得有也又張仲素秋閨曲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處向金微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皆去龍標不甚遠

中唐絶如劉長卿韓翃李益劉禹錫尚多可諷詠晚唐則李義山温庭筠杜牧許渾鄭谷然途軌紛出漸入宋元多岐亾羊信哉

盛唐絶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跡可尋中唐遽減風神晚唐太露筋骨

晚唐詩萎薾無足言獨七言絶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絶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絶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

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秋圃擷餘

一將功成萬骨枯是疏語可憐無定河邊骨是詞語又如公道世間惟白髮只有春風不世情爭似堯階三尺高劉項原來不讀書等句攙入議論皆僅去張打油一間人皆盛稱為工受誤不淺 元瑞

七言絶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槩訾之弇州

聯句詩唐惟顔真卿韓退之為多顔雜恢諧韓與孟郊為敵手各極才思語多奇崛尤可喜遯叟

唐音癸籤卷十

唐音癸籤卷十一

明 胡震亨 撰

評彚七

老杜詩好用自字 如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之類不一而足 受字 修竹不受暑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 進字 樹濕風涼進山谷進風涼 逗字 如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其所本也 俯字 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旄頭俯澗壑層臺俯風渚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䍐江路熟俯青郊凡十數處 坐字

楓樹坐猿深又黃鶯並坐交愁濕螢火簾疎巧入坐人衣以坐字體物頗奇然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詩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羣皆本漢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非始杜也　遯叟下同

杜又用俗字

葛常明云數物一箇謂食為喫甚近鄙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箇箇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熟許同朱老喫篇中大槩奇特用俗字更可賅帶益妍耳

用方言里諺

孫季昭云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如云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褁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溪女打皷發船何處郎此類尤多不可殫述

太白詩押宜字韻者凡五見而韻致俱勝

如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

宜月色望不盡空天交相宜謔浪偏相宜
置酒正相宜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
劉夢得云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
食春來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
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
欲押一糕字詩尋思六經竟未有糕字不敢為之按夢得亦
有餳字詩歷陽書事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蓋傚宋
也較宋押得更穩又按隋書五行志載謠語有八月刈
禾傷早九月食糕正好糕字入詩始見此詩有出自可
用何必盡本之六經耶　王弇州云劉用字謹嚴如此
然其答樂天有筆底心猶毒杯
前膽不豩豩呼闞切此何謂也

元微之贈周先生詩云寥寥空山岑冷冷風松林流月垂鱗光懸泉揚高音希夷周先生燒香調琴心神功盈三千誰能還黄金四十字用平聲字至三十九古有四聲詩純用平聲者此則偶然犯之而調叶步虚殊鏘然可誦

韓愈最重字學詩多用古韻如元和聖德及此日足可惜詩全篇一韻皆古叶兼用其贈張籍詩云時來問形聲知籍亦留心韻學者乃籍詩獨不甚用古韻惟祭愈

詩七陽用至八十三韻古韻幾於用盡却無一韻不押得穩帖視愈之每每强押者過之宋吳才老推韓愈為唐一代字學冠下及白傅柳州而未滿於籍夫識字貴善用耳籍用古韻即僅此一篇韻學之深可知矣才老或未足語此也

九日用茱萸杜子美云醉把茱萸仔細看王右丞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倣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劉夢得以為更三詩人道之子美為優

一菊詩也陳叔達云但令逢採摘寧辭獨晚榮婉厚乃爾朱灣云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費較量矣李山甫云栽處不容依玉砌要時還許上金罇更似毒口罵將來豈非時代為之

僧與鳥自浪仙後幾成一副應急對子諸家槩有惟姚合夜鐘催鳥絶積雪阻僧期差不落夾

前逢錦車使都護在樓蘭虞世南用為起句殊未安不若王摩詰蕭關逢候吏都護在燕然改作結句較妥也

上官儀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率爾出風致語佳耳
張說雁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似有意學之那得佳歐
公力擬温飛卿警聯不及亦同此
王維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亦可謂工於發端矣謝
靈運登海口盤嶼山詩莫辨洪波極誰知大壑東良自
有本 皇甫子循
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達夫功名萬里外心事
一杯中似皆從庾抱之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來而

達夫較厚太白較逸並未易軒輕遯叟下同

孟浩然萬壑歸於漢千峯劃彼蒼杜子美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對法正同

王昌齡龍潭詩百泉勢相蕩巨石皆却立昏為蛟龍怒清見雲雨入杜甫萬丈潭詩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黑知灣澴底清見光炯碎語不襲而肖而通篇杜尤雄拔盡善名家大家之分也

子昂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即玄暉天際識歸舟雲

中辨江樹也子美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即仲言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並極精工卒難優劣然何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體出此乃更古意不可不知元瑞下同

又杜山青花欲燃出沈約山櫻花欲燃江流靜猶湧出陰鏗大江靜猶浪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出庾信細縷纒鐘格圓花釘鼓牀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出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復出陳釋

慧標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冰藍遞有從來
韋蘇州對殘燈詩云獨照碧牕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
遽眠解帶翻成結渠沈氏滿顧殘燈詩云殘燈猶未滅
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燄猶得解羅衣韋詩實出於沈
然韋有幽意而沈淫矣升菴外集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
萬里未歸人一則久别乍逢一則客中改歲之絶唱也
李益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絶類司空崔塗亂山殘

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亞之元瑞　按戴句元出梁簡文一年夜將盡萬里人未歸但顛倒用之而字無一易

劉文房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孟東野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語意相似皆寓戀闕之意而劉為蘊藉楊升菴

白香山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出尹式衰顏倚酒紅尹悲歎有含蓄白故是翻案佳語氣則索然矣閒耕餘錄

讀姚少監侯門月色少於燈句每嘆富貴家光景真復

如此俗耶然王摩詰山池夜讌詩山月少燈光先已道過矣遯叟下同

盧仝月蝕詩生於李白之古朗月行李白古朗月行生於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顧菟在腹數語始則微詞含寄終至破口發村靈均氏亦何料到此

杜甫有句云詩盡人間興兼須入海求非深於搜索者無此想頭李克恭吊孟郊詩海底也應搜得盡正祖此意

韋莊詩靜極却嫌流水鬧閒多翻笑野雲忙本於老杜之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但多着一嫌字笑字覺非真閒真靜耳

白居易咏老柳樹但見半衰臨此路不知初種是何人羅隱咏長明燈不知初點人何在祇見當年火至今語似祖述而用法一順一倒不同

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

絶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寒衣兩詩韻同而意調亦同詩話

總龜

韓退之贈張道士詩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恨無一尺箠為國笞羌夷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茆茨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寧當不竢報歸袖風披披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遲杜牧亦有書懷詩云北虜壞亭障閙屯千

里師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
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斯乃廟堂事爾微非爾知
向來躐等語長作陷身機行當臘欲破酒齊不可遲且
想春候暖甕間傾一卮並以排調語抒孤憤意象如一
未知紫微有意相祖述抑或偶爾暗合也紫微弔趙將
軍落句誰知我亦輕生者不得君王丈二殳與前恨無
一尺箠意亦正同 邂叟下同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班固史贊語也王維詩有亥為屠

肆鼓刀人竊乃夷門抱關者慨然嘆曰道固不同潘岳誄辭也李白詩有秦人相謂曰我屬可去矣雖未必相模倣而語格恰同詩即有韻之文在所善用耳

諸家懷古感舊之作如年年春色為誰來惟見江流去不回惟有年年秋雁飛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等句非不膾炙人口奈詞意易為倣傚竟成悲弔海語不足貴矣諸賢生今不知又作如何洗刷

余友姚叔祥嘗語余云余行黃河始知孤村幾歲臨伊

岸一雁初晴下朔風之為真景也余家海上每客過閘海唑聲必怪問進海味有疑而不下箸者益知潮聲偏懼初來客海味惟甘久住人二語之確切人足跡不出門能悉門外許許盡拈為錦囊用乎唑方言比海聲如人嚣聲也

長孫正隱高氏林亭細雨猶開日深池不漲沙上句人皆能領其景下句則非北人習風土者不能知其妙也

辥能詩有池中水是前秋雨陌上風驚自古塵二句之妙亦非北人不能知

盛唐詩以文常會友惟德自為隣今以為頭巾語非知者也而學此等句未有不頭巾者也其得失乃在作者寸心知耳方采山

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栖最詩之識物理者魚逆水鱗順鳥向風羽順也然一說破則似爾雅詁不復似詩遯叟下同

詩亦要占些地步退之贈李愿云往取將相酬恩讐達夫贈王徹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黄金豈理耶惟杜老有斟酌此等語不肯輕下然如何日霑微禄歸山買薄

田等亦未能陶洗淨盡為有識者所微窺云
扈從應制詩自有體王維早朝詩仍鬧遣方士東海訪
蓬瀛明以秦皇漢武譏其君矣不若宗楚客幸覩八龍
遊閬苑無勞萬里訪蓬瀛為有含蓄
杜長安城頭頭白烏云云乘輿西出不堪紀此最得體
又霑衣問行在亦自好煙塵暨御道者舊把天衣雖略
做不妨遥聞出巡狩早晚徧遐荒過矣下殿走尤不可
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不堪敘嵇紹血太甚方采山

老杜北征咏馬嵬事云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别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若明皇鑒夏殷事畏天悔禍自賜楊妃死官軍無預者可謂深識君臣大體劉禹錫乃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則為明皇不得已誅貴妃雖曰紀其實豈臣子所忍言所宜言之魏泰

至德初岑參與子美同為諫職子美詩避人焚諫草騎

馬欲雞棲又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參詩則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時安史之亂未㝠上皇在蜀朝野騷然可云無闕事耶亦語病也老杜補遺

或問長恨歌與連昌宮詞孰勝余曰元之詞微著其荒縱之跡而卒章乃不忘箴諷若白作止敘情語顛末誦之雖柔情欲斷何益勸戒乎墨莊漫録

宋王楙又云歌中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句興慶宮中夜不㸃燭明皇自挑燈耶覩此更可發一笑

今世所道俗語多唐以來人詩當時原說得太俚後來

便作俗諺相舉如公道世間惟白髮不知辛苦為誰甜之類雖悉舉陸游宋人以王季友觀壁畫山水詩于公大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為等語為淺陋類兒童幼學者一拈出便欲噴飯唐初題畫詩未鑿竅故以此等語為工今則老杜語亦稍稍退位矣下筆正難邈叟

趙嘏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唐人稱壯而蘇公以為寒儉楊蟠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頃玉碧無瑕宋人推壯而歐公以為粗豪二公雖此道未徹此等

議論自具眼然粗豪易見寒儉難知學者細思之元瑞

杜甫武侯廟栢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存中以四十圍乃是徑七尺譏此栢無乃太細長此猶鄭康成注毛詩一一要合周禮也昔文與可為東坡畫竹有掃取寒梢萬丈長之句坡戲謂與可竹長萬丈當用絹二百五十疋已復從而實之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許長與可會坡意即寫修竹數竿遺坡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丈之勢觀二公談笑之語如

此可黙會詩人之意矣存中惡足知之耶陳善新語

自宋有田莊牙人之説詩流往往譏之此大不解事者

譏唐憁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中唐東屯滄海濶南瀼

洞庭寛晚唐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皆一時警句杜

如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尤不勝數何用為嫌惟近

時作者粘帶皮骨太甚乃反覺有味斯言耳元瑞下同

唐輕薄子彈摘人詩句若衛子鸕鷀失猫尋母之類至

今笑端余謂此不必泥顧其句何如耳數詩淺俗鄙夷

即與所識不類寧免大雅盧胡如孟浩然春眠不覺曉二十字清新婉約縱輕薄姍侮萬端亦何害其美耶無名子以浩然春眠一絕為盲子詩

唐詩須分三節看盛唐主辭情中唐主辭意晚唐主辭律詩譜

盛唐詩格極高調極美但不能多不足以酬物而盡變所以又有中晚詩弇州

大歷以前分明別是一副言語晚唐分明別是一副言

語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大歴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間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嚴滄浪

唐律初盛中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也逗者變之漸非逗故無繇變也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非即猶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乎

唐律之繇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歴以後所作逗漏實有可言今觀諸家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歴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王敬美

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文所以遜兩漢唐稍質

所以過六朝胡元瑞下同

古體至陳本質亾矣隋之才不若陳之麗而稍知尚質故隋末諸臣即為唐風正始近體至宋性情泯矣元之才不若宋之高而稍復緣情故元季諸子即為昭代先鞭

漢魏六朝遞變其體為唐而唐體迄於今自如譬之水三百篇崑崙也漢魏六朝龍門積石也唐則溟渤尾閭矣安所取益故後唐而詩衰莫如宋有出於中晚之下

後唐而詩盛莫如明亦無加於初盛之上

李本寧

唐音癸籤卷十一

唐音癸籤卷十二

明　胡震亨　撰

樂通一

雅樂調

唐樂律呂主旋宮之法以五音加二變一宮二商三角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各十二調為雅樂八十四調

唐書樂志云旋宮之法因五音生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黄鍾終南呂迭為綱紀黄鍾之

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與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其聲繇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宫調皆正宫也正宫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宫為尊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一為宫也十二角調調有下聲二宫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宫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宫調在羽音之後清宫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宫遞相用樂章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云

俗樂調

唐俗樂其源亦本於雅樂宫調七曰正宫高宫中呂宫道調宫南呂宫仙呂宫黄鍾宫商調七曰越調大食調

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鍾商角調七曰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鍾角越角羽調七曰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黄鍾羽般涉調是為俗樂二十八調樂志云俗樂調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流蕩其宮調應夾鍾之律

十二和

雅樂之曲曰十二和和云者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也十二法天成數也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

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泰山類於上帝皆以圜鍾為宮三奏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各一奏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鍾為宮赤帝以函鍾為徵白帝以太蔟為商黑帝以南呂為羽青帝以姑洗為角　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三奏望於山川以蕤賓為宮三奏　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黃鍾為宮三奏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各二奏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宮送神各以其曲蜡兼天地人以黃鍾奏豫和蕤賓姑洗太蔟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　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天神以大呂為宮地祇以應鍾為宮宗廟以圜鍾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於山川以函鍾為宮　五曰雍和凡

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俎以太蔟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徵俎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為宮七曰太和以為行節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應乃奏之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應乃奏之皆以黃鍾為宮又皇帝駕出太極門奏采茨至嘉德門止還亦然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及朝賀皇太子王公之出入以太蔟之商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為宮十一曰正和皇后以受冊受朝十二曰承和皇

太子在其宫有會則奏之凡四十八曲開元中又造祴和三公升殿會

訖下階履行奏豐和享先農宣和祀孔宣父齊太公廟奏煌煌冲和玄元太清宫奏大歷中以豫和同國諱改曰元和

二舞

二舞一曰治康文舞也一曰凱安武舞也舞八佾六十四人凱安六

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賔服四變象江淮平五變象獫狁伏六變復位以崇象兵還振旅後以治康犯高宗諱改化康以用之郊廟讌饗各有曲郊廟初獻作文舞亞獻終獻作武舞太廟降神以文舞每室酌獻各用其廟之舞詳後凡元正冬至大朝會設饗二舞並陳於庭以

次作

廟舞

獻祖廟舞曰光大懿祖曰長發太祖曰大基後改大政世祖曰大成高祖曰大明太宗曰崇德高宗曰鈞天中宗曰太和睿宗曰景雲玄宗曰廣運肅宗曰惟新代宗曰保大德宗曰文明順宗曰大順憲宗曰象德穆宗曰和寧敬宗曰大鈞文宗曰文成武宗曰大定昭宗曰咸寧各有曲懿僖二廟闕不著玄元太清宮舞混成紫極曲

十部伎

十部伎燕饗設之所以備華夷也一曰讌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兹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各有曲

初唐仍隋舊燕饗設九部伎貞觀中伐高昌得其樂增為十部　燕樂隋舊樂也清樂即清商曲南朝舊樂也樂志云清商曲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後存有辭者三十七曲　白雪　公莫　巴渝　明君　鳳將雛　明之君　鐸舞　白鳩　白紵　子夜吳聲四時歌　前溪　阿子及歡聞　團扇　懊憹　長史　督護　讀曲　烏夜啼　石城　莫愁　襄陽棲烏夜飛　估客　楊伴　雅歌驍壺　常林歡　三

州　采桑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堂堂　泛龍舟　明之君雅歌四時歌四　有聲無辭七曲上林　鳳雛　平調　清調　瑟調　平折　命嘯共四十四曲　西凉伎以下詳夷樂内　郭茂倩云天寶已後讌樂西涼龜茲部著録者二百餘曲而清樂天竺諸部不在焉

鼓吹曲

鼓吹軍樂也唐用以備鹵簿之儀一鼓吹部二羽葆部三鐃吹部四大横吹部五小横吹部凡八十五曲今書云七十五曲或字之誤

鼓吹部三十六曲　掆鼓十曲　一驚雷震　二猛獸

駭　三鶩鳥擊　四龍媒蹀　五靈夔吼　六鵰鶚爭　七壯士奮怒　八熊羆哮吼　九石墜崖　十波盪壑開元禮義羅曰掆鼓小鼓也先作之以引大鼓猶雅樂之有鞞六典掆鼓夾金鉦　律書樂圖云曲辭今無傳

大鼓十五曲　一元驎合邏　二元驎他固夜　三元驎跋至慮三曲嚴用晨曰嚴　一元咳大至遊　二阿列乾　三破逵析利紇　四賀羽真　五鳴都路跋　六他勃鳴路跋　七相雷析追　八元咳赤賴　九赤咳赤賴　十吐咳乞物真　十一貪大訐　十二賀栗胡

真十二曲警用夜曰警 通考曰大鼓即古鼖鼓六典曰晨嚴三通夜警衆一曲轉次而振晨嚴之曲按諸曲名似奚契語考隋志大鼓亦十五曲其詞本之鮮卑意唐仍其舊爾

小鼓九曲

一漁陽 二雞子 三警鼓 四三鳴 五合節 六覆參 七步鼓 八南陽會星 九單摇 陳氏樂書唐樂圖小鼓一大鼓上負一小鼓卧之律書小鼓九曲一曲馬上用八曲嚴用

長鳴一曲 中鳴一曲

長鳴中鳴角也樂書唐鹵簿角或以竹木或以皮非有定制 長鳴一曲三聲 一龍吟聲 二彪吼聲 三阿聲 中鳴一曲三聲 一盪聲 二牙聲 三送聲 郭茂倩云唐大角曲有大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其聲猶有存者

羽葆部十八曲　一太和　二休和　三七德　四騶虞　五基王化　六纂唐風　七厭炎精　八肇皇運　九躍龍飛　十殄馬邑　十一興晉陽　十二濟渭險　十三應聖期　十四御宸極　十五寧兆庶　十六服遐荒　十七龍池　十八破陣樂　樂書羽葆鼓五綵重蓋架垂流

蘇植羽六典羽葆鼓夾歌簫笳　按柳子厚嘗以魏晉後代有鐃歌鼓吹曲紀受命功德唐獨無有補撰曲十二表上之今諸曲自基王業至服遐荒高祖太宗功德具在何言無也龍池玄宗潛邸瑞應破陣樂在龍池後意亦玄宗小破陣樂曲觀二曲綴末則知此十八曲者開元帝所定無疑矣其先之太和休和者唐雅十二和

其七用以祀其二后及太子用之惟昭和及此二和用之天子或因而襲其名為曲未可知騶虞者古訓騶御虞人禮天子教于田獵命七騶咸駕射則歌以為節宜用為鹵簿曲名而七德一曲即神功破陣樂武舞之名太宗所用得天下歌之尤以昭功德也諸曲倫次之目或未必如魏晉以來所傳者之整比然遵用久矣一代典制故自無闕也子厚之曲雖表上未聞施用蓋所謂雖善不尊不尊不信者而至謂有司本無其曲為之補撰非夫偶疎於考據則亦其急於自衒而姑為之說爾安得以言出柳州遂信之乎

鐃吹部七曲 一破陣樂 二上車 三行車 四向城 五平安 六歡樂 七太平 律書樂圖鐃軍樂六典曰鐃鼓吹歌簫笳樂書又曰七曲各有亂

大横吹部二十四曲 一悲風 二遊絃 三間絃明君 四吳明君 五古明君 六長樂聲 七五調聲 八烏夜啼 九望鄉 十跨鞍 十一閒君 十二瑟調 十三止息 十四天女怨 十五楚客 十六楚妃歎 十七霜鴻引 十八楚歌 十九胡笳聲 二十辭漢 二十一對月 二十二胡笳明君 二十三湘妃怨 二十四沈湘 六典曰大横吹有節鼓夾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 陳氏樂書引唐樂圖所載二十四曲名與此不同附記 樂圖云大横吹二十四曲内三曲馬上警嚴用之一曰懽

樂樹二曰空口蓮三曰賀六渾其餘二十一曲備擬所用一曰靈泉雀二曰達和若輪空三曰白淨王子四曰他賢逸勤五曰鳴和羅純羽𨔝六曰歎度熱七曰吐久利飩比倫八曰玄比敦九曰植普離十曰胡笛爾笛十一曰鳴羅特罰十二曰比久汰大汗十三曰於理真斤十四曰素和斛律十五曰鳴纜真十六曰烏鐵甘十七曰特介汗十八曰度賔哀十九曰阿若干擭達二十曰大賢真二十一曰破陣樂

小橫吹部曲與大橫吹同六典曰小橫吹夾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無節鼓儀衛志云有角其曲失傳郭茂倩疑以為與大橫吹同故不見

大射樂章

大射皇帝射騶虞二奏王公射貍首一奏迎送皇帝入

闋奏太和凡四曲

鄉飲酒樂章

鄉飲酒鹿鳴三奏南陔一奏嘉魚四奏崇丘一奏關雎五奏鵲巢三奏凡十七曲 二禮曲唐用古詩名別製非即用古詩

侲子之唱

大儺有侲子之唱 開元禮所載辭與劉昭志漢辭同蓋沿其舊也

凱歌

大征伐有功奏凱入其歌曰破陣樂曰應聖期曰賀聖

歎曰君臣同慶樂凡四曲樂志云前二曲太常舊有其辭後二曲太和中補造今檢劉禹錫集四曲寔並其所撰志難盡據

論唐初樂曲散佚

初太宗命祖孝孫等定雅樂尋詔褚亮等分製樂章高宗上元中復令太常少卿韋萬石與太史令姚元辯增損當時郊廟燕會樂曲迨則天稱制改易典章歌辭多是內出開元中詔中書張說復行釐正上自定聲度說為之辭中間雜用貞觀舊辭為多太常卿韋縚嘗銓敘

為五卷付大樂鼓吹兩署習之此一代樂章刋定始末也柰舊史不能考遵前代史例於樂志中秖録郊廟而無朝會讌射等曲新志則并郊廟不録其辭因日就亾佚舊史書序云讌樂歌辭太常先有宫商角徵羽五調調各一卷是貞觀中侍中楊仁恭妾趙方等𨽻近代詞人雜詩為之者韋縚亦嘗令太樂令孫玄成整比為七卷以辭多不經不録今考會要殿庭元日冬至朝會樂章七元日迎送皇帝奏太和開元中源乾曜作羣官行

奏舒和上公上壽奏休和皇帝受酒登歌奏昭和顯慶中李義府作中宫朝會樂章四東宫朝會樂章五亦義府作此固雅樂曲也何以亦不録乎辭之近鄭衛者既盡為之删其稍近雅者又復不亟存一二唐樂章之挂漏獨甚史家固不能辭其責也

唐音癸籤卷十二